

汝身

作者：周芬伶

她經歷了水晶日、水仙日、火蓮日、苦楝日終於完成了女身。

• 水晶日 •

從小她對身體與觸覺特別靈敏。生長在亞熱帶的孩子，終年承受高溫蒸燻和火辣陽光烤射，使她的身體像海蚌一樣柔軟敏感，受到沙粒雜質便緊張蠕動，只為形成珍珠般的鍵照；而熱帶植物和狂風暴雨所引發的瘋狂掙掙想像，使她的觸覺超越了視覺和聽覺，觸覺於她如呼吸，是聯結世界的美好方法。

孩子們愛與水有關的一切事物：貝殼、帆船、捕魚網、釣竿和水手帽。他們脫光上身在河流中泳動自己發明的姿勢，水中沉浮著如甘蔗皮般的黑皮膚和甘蔗肉般的白皮膚。有時他們涉水游過浮有布袋蓮的溪流，一面拔扯花朵與莖葉，一面探測河水的深度；有時他們在海邊戲水，與捲遠近的海潮瘋狂地追逐。孩子的肉身令人想起有著清涼的風，競放的幸運草和有風箏飛翔的草原。肉身即是玩具或是遊戲的主體，他們需要不時推拉塞擠，時而匍伏在樹叢裡，時而攀爬到樹上，在這冒險的過程裡，流血和流淚是經常發生的細節，但要不了五分鐘，他們的身體又像出生的小獸，急著要奔跑追逐。

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身體的脆弱，只要掉一顆牙就能使他們恐懼得不敢起床，而真正的病痛來到時，又不時嚷著：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。」當他們聽到同齡的小孩病死或溺死時，臉色蒼白，噩夢不斷，彷彿替那個同伴死一回，尖銳地感受到肉身的痛苦和死亡的恐懼，可是藏在衣服底下有呼吸有血流的肉身，渴望著被保護，但又渴望著冒險。

她永遠記得小學時穿著的那件緊束腰腹與大腿的黑色燈籠短褲，平時被隱匿在短裙下，上體育課時就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，大多數的女孩習以為常，但她卻感到如赤身露體般的恥辱，她總是蜷縮在偏僻的一角，打躲避球時常常在操場上大哭起來。

大多數的時刻，她覺得身體是愉悅自由的，整個夏天她穿著圓領無袖的白棉布衣裙，是內衣也是外出服，因為不斷搓洗，變成牙白色而特別柔軟，像一團雲彩溫柔地包圍。她喜歡騎腳踏車，小小的短裙飛揚著露出黑色的燈籠褲，鬆緊帶在她的腰間與大腿勒出殷紅色的勒痕，騎車時感到些微疼痛，可是那並不妨礙她的愉悅與自由。當車飄飄前行時，她覺得世界很實在又很縹緲，風中有種纏綿的溫度，她全身的肌膚就像白色的草原，沒有邊際，沒有阻隔，只有茸茸的清香和明淨的天空，而世界就像水晶一般透明而澄澈。

• 水仙日 •

她是經由湘湘才明瞭女人身體的種種細節和美妙。對她而言，湘湘是一切美的標準和極致，所有人與她相比，都會太高太矮太胖太瘦太醜太缺乏說服力，

她身高一六二，體重四十六公斤，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比例，她的鵝蛋臉在別人身上是平庸，在她身上即是俊俏。她的杏眼桃腮和飽滿稍闊的嘴唇都是獨一無二，但是這些也只能形容她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美，她有一種精神的美模糊不定的神秘感，只有她能感覺。

喜歡畫畫的她，怎麼畫也是跟湘湘一模一樣的臉孔，但畫筆也只能表達一二，那未能表達的部分恆然使她迷惑心醉。她甚至看不到湘湘的缺點，其實她的皮膚有點粗黑，小腿有個圓疤，但那都不妨礙她整體的美感。

她深為自己熱情的注視所迷惑，為什麼視線總是隨著她的身體移轉，到底是什麼神奇的吸引力發生在她們之間，應該說是發生在她身上，一個人孤獨地啜飲著美的迷狂與痛苦。

她同時感覺到自己身體的變化，渾圓的手臂和大腿，身上凹凸凸凸的曲線，胸前並浮著一股濃濃的乳香，她故意漠視這些，彷彿那是陌生人的身體。寧願被盲目的激情引導到神秘的國度，那裡繁花似錦，芳菲如醉，濃密的樹林裡充滿鳥叫蟲鳴，她就那隻迷亂的蝴蝶，不知來自何方，不斷往花叢撲去，或者蝴蝶只是想成為花朵的一部分，因此才有如花般的身姿和色彩；或者，蝴蝶是花朵的影子，更陰暗更震動，它是天使與邪魔的混合物，是花朵沉默的靈魂。

她常渴望自己有雙翅膀，凡人的身體多麼平庸醜陋，除了湘湘，她看到少女的蒼白與自卑，中年人發著油臭的雙手和肚子，老年人的腐朽之氣，這些都令她無法忍受，想逃遁到無人的世界。

她的世界是如此狹小容不下任何醜陋的事物，只有湘湘，令她覺得值得存活。可惜湘湘無法了解她的熱情，也無法回應她的渴求。或許這樣的渴求無人可以了解，連她自己也不了解，因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。

多年之後，她才了解她是在湘湘的身上尋找自己的影子，或者說是女人的影子，湘湘就是女人與神的化身。而那段青春的歲月，為了逃避自己已然女人的肉身，藉湘湘遺忘自己，藉湘湘形塑女人的影像，當湘湘逐漸遠去時，她覺得替湘湘活著，並知道肉體沒有界線，縱使生離死別也不能造成界限，肉體的交換融合跟細胞分裂一樣複雜，一個人身包融了許多人的肉體，那使靈魂感到擁擠與沉重的感覺，只是因為另一個人身隱形地加入。

• 火蓮日 •

而當一個真正的人身加入另一個人身，那又不是擁擠與沉重所能說明的。

起初像得惡疾，不斷嘔吐又暈眩無力，食欲不振，唾液酸苦，沒有一個地方對勁，有時覺得大概是快死了，說不出的難過與憂傷。

佛教的觀念認為肉體的死亡，會經歷大體的分解和意識的分解，這個過程如火焚身。蘊育生命的過程，母體也會經歷一次大分解大焚身，這分解以胎兒脫離母體時最痛苦，生的痛苦與死的痛苦是類似的，但死亡的痛苦已漸漸被了解，生育的痛苦仍是不解之祕，因為女人不敢說，不能忍受這種痛苦的女人將被視為恥辱。

她是在生產時，才在床上聽到上一代的女人訴說生產的痛苦，每個人的痛苦差異很大，那些神經纖細、內向敏感的人往往是難產的不幸者，而那些神經強旺、勞動足夠的婦女，有的只覺得「一陣痠麻，不知不覺就生出來了」。

不論什麼樣的痛苦都被隱匿，以至於未婚的女孩對這種痛苦一無所知，她到生產時，才知道「女人是被矇騙長大的」，那不知來自何方的被支解被撐脹的痛楚，亦無止盡地延續，就像千軍萬馬在她身上踐踏而過，而產房只能以地獄來形容，到處是鬼哭神號，等待床位的孕婦被棄置在走廊上，高高攀起的雙腿和巨腹，令人想到刀俎的雞鴨，床位與床位之間，只有一條布簾相隔，這裡的哭嚎連接那裡的哭嚎，近處的痛苦連接遠處的痛苦，陪伴的親人有人撫著佛珠，有人陪著哭嚎。

「不要碰我！」一個孕婦痛苦地呢喃。

肉體分解的痛苦，任何的觸摸只有更加強產婦的痛苦，吵雜與哭泣讓意識更加混亂，一如臨終之人。

她在經歷一天一夜的掙扎後被宣布難產，事實上她早已進入半昏死的狀態，全身的皮膚血管破裂，意識進入黑暗地帶。在剖腹生產手術中，她彷彿聽到基督嚴厲的宣判：「妳因教唆亞當偷嘗禁果，此後逐出樂園，世世代代女人將因懷孕而遭受無人能解之痛。」

在強力的麻醉下，她進入時空的另一次元，那裡的顏色非人間所有，像陷進一大塊的愛玉凍中，另有無數把刀將愛玉切割成不同形狀的塊狀物，世界是由塊與塊銜接而成。數不清的裂痕與吐納，冰冷的時間與空間凍結成一塊分不開的巨大冰岩，無止盡地切割又切割。她想那是意識的圖形與分解的過程，比肉體的分解更細緻更光怪陸離。以至於當產婦看到初生嬰兒不覺嚶嚶哭泣，那其中有大半是為自己為生命而哭。

我們的身體會帶來這麼大的痛苦，令人無法想像，人身與人身的融合和分解，生產是具體的展現，而其中的神秘仍無法訴說。少女含納優美的靈魂與人身，孕婦分裂新美的嬰兒，相對之下，愛情與性愛的經驗多麼抽象而微弱，女人因此感到深深的孤獨。

• 苦棟日 •

女人身體的老去意味著性魅力的消失。那草原的清香、牛乳的芳香和母體的幽香離她漸漸遠去。只有在某個怔忡的時刻，那從她身體含納而入的人身和分裂的人身，仍不斷在呼喚她的名字。而她也記不清他們的名字，不記得也不重要，她已決心一一釋放他們，讓自己得到徹底的自由。

老去的女人不再需要逃避男人的注視，不再需要層層包裹自己的身體。她記得小時候，許多老去的女人就在家門口水溝邊，赤裸著上身清洗她們的身體，皮膚像被車輪碾過的糟泥巴，顯現強而有力的刻紋和斑點，下垂如袋的乳房，每個老去的女人都是一個樣子，回到某種平等、自由和愛。

不用再忍受生育與月經的痛苦，不用嫉妒其他的女人，也不用再與世界爭

鬥，因為歲月讓一切下垂與下降，而你只有用自己的智慧上升。老女人的智慧是頑童般的俏皮與狡黠，她擅長迴避直接的質詢與爭鬥，以困惑無辜的表情抵擋所有的是非，她的眼光與舌頭變得更為尖利，因為要隨時面對年輕人的輕侮。只有在很少的時刻她露出慈祥的表情，許多人以為那是老年人的寬容，事實上，那是被釋放之後與生命和解的態度。

她從此可以放心地在曠野上行走，在男人堆裡橫眉冷視。沒有人會再搶奪她的美色與肉體，因為她早已一一將它們釋放。

她的祖母就是這樣，七十幾歲了，無論到哪裡去都要動用自己的雙腿，熱中各種旅遊計畫，她對吃更講究，採集各種養生的藥草，研製健康食品。她更喜歡園藝和養動物，女人天生與植物花草接近，年輕時愛花草只為愛美，年老時愛花草，只為享受栽種與植物生長的喜樂，草木的死死生生那樣的自然容易，令老去的女人內心感到安慰，原來死去也可以這麼自然美麗。

她的祖母的死去就像一棵樹木的倒塌，有一天她摔倒在地上，就再也沒有爬起來過。她注視祖母業已平靜的肉體，臉上露出嬰兒般的笑靨，她彷彿看到祖母走進深密的叢林中，在草原的那一端隱沒，那裡有一顆星星亮了又暗了，她回到生命的初始而非歸入生命的終結。

近年她漸漸感到身體有了秋意，肌膚呈現樹木的紋理，並散發苦楝樹的果實氣味，生命多麼甜蜜又多麼憂傷，她迎風而立，臉上展露神秘的笑容。

（選自周芬伶著《汝色》，二魚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出版）

導讀

作者周芬伶，台灣屏東人，一九五五年出生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，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擅長散文、兒童文學、小說。曾獲中山文藝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。著有《汝色》、《熱夜》、《絕美》等散文集。

本文〈汝身〉開頭引子即點出主題「她經歷了水晶日、水仙日、火蓮日、苦楝日終於完成了女身。」汝身即是女身，作者藉水晶、水仙、火蓮、苦楝四物，來描述女人一生由少女、青年、生子、至老年四個生命歷程、及在這四個階段中所遭遇的冶鍊、掙扎，而產生的自我覺悟。全文充滿了意象美，以及大膽的剖析內在自我覺醒。第一節水晶日，寫對少女對自我身體、觸覺的敏銳，作者提出少女對病痛的恐懼、渴望與被保護，但又渴望冒險，上體育課尷尬等事；也寫出少女大多數時刻，身體覺得愉悅自由。第二節水仙日，進入青年時期，寫對自我身體的不滿意，作者以「湘湘」做為追尋的對象，透過「湘湘」，作者表達出對青春的苦悶，追求完美、不滿現實的複雜情感。第三節火蓮日，寫女人成為人婦產子，作者大膽的引用基督嚴厲的宣判：「妳因教唆亞當偷嘗禁果，此後逐出樂園，世世代代女人將因懷孕而遭受無人能解之痛。」對分解蘊育生命的過程提出真實而又「殘酷」的看法，末文寫道「孕婦分裂新美的嬰兒的痛苦、相對之下，愛情

與性愛的經驗多麼抽象而微弱，女人因此感到深深的孤獨。」透露出強烈的女性自覺與批判意識。最後一節苦楝日，寫女人的老年，作者提出雖然性魅力已消失，但不再忍受生育痛苦，不用嫉妒其他女人等事項。作者在描述老年女人由外表至內心的轉變，將老年女人釋放後的生命和解的態度，觀察入微，描寫深刻細膩。

品味時間：

- 一、本文寫女人四個生命階段，對各階段你有何感想？
- 二、「水晶日」、「水仙日」，是少女、青春期的過程，你對文中所述，對照自己生活，有何異同？
- 三、本文充滿女性自覺意識，你的看法是什麼？